

浮生十记

苏雪林

浮生十记

苏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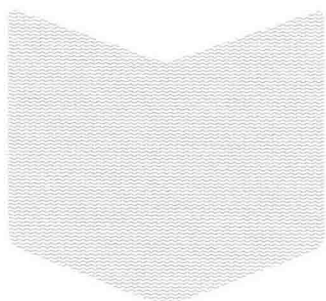
大家散文文存精编版

Su Xueli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浮生十记



苏雪林 著

张昌华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十记 / 苏雪林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大家散文文存: 精编版)

ISBN 978-7-5399-9194-8

I. ①浮…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3003 号

书 名 浮生十记

著 者 苏雪林

责任编辑 王昕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94-8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一 绿天溪水

绿天	003
溪水	009
小猫	011
收获	017

辑二 秋日私语

扁豆	025
画	027
书橱	029
瓦盆里的胜负	032
小汤先生	035
金鱼的劫运	037

辑三 遁斋随笔

家	043
故乡的新年	053
想起四川的耗子——子年谈鼠	058
猫的悲剧	063

辑四 人生四季

青春	069
中年	077
老年	088
当我老了的时候	103

辑五 晴窗札记

齿患	113
我的书	125
古人以胖女为美	129
幽默大师论幽默	135

辑六 萍海游踪

培丹伦岩穴探奇	141
花都漫拾	145
黄海游踪	152

辑七 西窗剪烛

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	165
北风——纪念诗人徐志摩	169
心理小说家施蛰存	175

辑八 砚田圈点

周作人先生研究	185
冰心女士的小诗	203
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	211
孙多慈女士的画	217
我的写作经验	220

辑九 枯井钩沉

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	229
颓加荡派的邵洵美	232
戴望舒与现代诗派	239

辑十 百年断片

儿时影事	249
我的父亲	258
母亲	263
怀念姊妹家庭	266
灌园生活的回忆	269
编后记	275

辑一 绿天溪水

绿 天

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常常对我说：“我想寻觅一个水木清华的地方，建筑一所屋子，不和俗人接见，在那里，你是夏娃，我便是亚当。”

我的脾气，恰恰和他相反，爱热闹，虽不喜交际，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互相往来，但对于尘嚣，也同他有一样的厌恶，因为我的祖父，都是由山野出来的，我也在乡村中生活了多少时候，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呵！

康因职务的关系，住在 S 埠，我和他同居在一处，他每天到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厂里去上工，早上六点钟动身，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只有星期日方得自由。

他上工去后，我就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沉沉寂寂，度过我水样的年华。偶然出门望望：眼只看见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耳只听见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我想念着我从前所爱的花，鸟，云，阳光……但这些东西不但闪躲着，不和我实际相接触，

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了，于是我的心灵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

我曾读过都德《磨房文牒》，最爱那《西简先生的小羊》的一篇。咳，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虽然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却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幻想那垂枝的青松，带刺的野参华，银色的瀑泉，晚风染紫了的秋山，鼻子向着遥天，“咪！”发出一声声修长的叫唤。

某年，即 S 埠为五十年未有之大热所燃烧的一年，某月，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月，我们由 S 埠搬到 S 城里来了。

起先，康接着 S 城某大学的聘书，请他为大学理科主任，并允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想像那或是几间平房，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棵树，但这于我已经很好，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下的蛙，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于愿已足，住屋就说狭小，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所以康接到聘书之后，心里尚在踟蹰不决，我却极力地怂恿，呵！西简先生的小羊，已经厌倦了栅和圈了，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

康于是决定了赴 S 城教书的计划。

行李运去之后，康先去布置，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碎的东西离开了 S 埠。

我虽然在 S 城住过半年，但新屋的路却不认识，同车夫又说不明白，我便到 H 女学校请校长洛女士引导，因为我曾在这个学校授过课，和洛女士颇有交情。

洛女士是美国人，性情极为和蔼，见我来很高兴，听见康也来 S 城教书，更为欢喜。她请我坐了，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正使我焦渴呢，喝了那杯水真有甘露沁心的爽快。

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屋的话，洛女士说：“那屋子很好，我常常想住而不可得，你们能够赁到这样的屋，运气真不错呀！”

“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还羡慕我们的屋么？”我暗想。

喝完冰水后，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逆着刚才来的道路，沿着河走了十分钟，进了一堵墙，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场中只有一个小茅庐余无别物。我正在疑惑，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和一丛森森的树木说：

——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

推开板扉，走进那园，才发见了一座极幽静的庭院。

呵！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走到屋前，康听见我们的声音，含笑由屋中走出，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便作别去了。

等她转过身去，我就牵着康的手，快乐得直跳起来：

——有这样一个好地方，我真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地走了一转，这园的风景便都了然了。

园的面积，约有四亩大小，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位置于园的后边，屋之前面及左右，长廊围绕，夏可以招凉风，冬可以负暄日。

这园的地势太低而且杂树蒙密，日光不易穿漏，地上有些潮湿。所以屋子是架空的，离地约有六七尺高，看去似乎是楼，其实并不是楼，屋子下面不能住人，只好堆煤，积柴，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

园中尚有一个土墩，土墩上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和那一双秀丽的塔影。

园中的草似乎多时不曾刈除了，高高下下长了许多杂草，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和茛苢花，猩红万点，映在浅黄浓绿间，画出新秋的诗意。还有白的雏菊，黄的红的大理花，繁星似的金钱菊，丹砂似

的鸡冠，也在这荒园中杂乱地开着。秋花不似春花，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的妍艳，不过给人以温馥之感，你想于温馨之外，更领略一种清远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你应当认识秋花。

讲到树，最可爱的莫如那几株合抱的大榆树了，树干臃肿丑怪，好像画上画的古木，青苔覆足，常春藤密密地蒙盖了一身，测其高寿至少都在一二百岁以上。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紫藤花一株，附它的根蜿蜒而上，到了树巅，忽又倒挂下来，变成渴蛟饮涧的姿势，可惜未到春天，藤花还没有开，不然绿云深处，香雪霏霏，手执一卷书，坐在树上，真如置身于华严界里呢。

有一株双杈的榆树最高，天空里闲荡的白云，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树儿伸出带瘿的突兀的瘦臂，向空奋拏，似乎想攫住它们，云儿却也真乖巧，只永远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臂伸得更长，好像要把青天抓破！

春风带了新绿来，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老树的心也温柔了，它抛开了那些讨厌的云儿，也来和自然嬉戏。你看，它有时童心发作，将清风招来密叶里，整天飘飘缈缈地奏出仙乐般的声音。它们拼命使叶儿茂盛，苍翠的颜色，好像一层层的绿波，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在树下仰头一望，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也几乎看不见了。呀！天也让它们涂绿了！绿天深处，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

“这园子虽荒凉，却富有野趣，”康笑着对我说，“如果隔壁没有别人搬来，便可以算做我们的地上乐园了啦！”

我没有答他的话，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

杲杲秋阳，忽然变得炫目强烈了，似乎是赤道下的日光。满园的

树，也像经了魔杖的指点，全改了样儿；梧桐亭亭直上，变成热带的棕榈，扇形大叶，动摇微风中，筛下满地日影，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缀着满树大朵的花和累累如宝石如珊瑚如黄金的果实，空气中香气蓊郁，非檀非麝，令人欲醉。

长尾的猴儿，在树梢头窜来窜去，轻捷如飞，有时用臂儿钩着树枝，将身悬在空中，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玩。骄傲的孔雀，展出它们锦屏风般大尾，带着催眠的节拍，徐徐打旋，献媚于它们的雌鸟。红嘴绿毛的鹦哥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往来飞舞，不住地唱出妙婉的歌声。

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哩，但它们都是驯扰不惊的。毛鬣壮丽的狮子抱着小绵羊睡觉，长颈鹿静悄悄在数丈高的树上摘食新鲜叶儿，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白象用鼻子在河中汲水，仰天喷射，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引得河马们，张开阔口，哈哈大笑。

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鳄鱼懒洋洋地躺在岸边，做它们沙漠之梦去了，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并不想噬人，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的果子，只悠闲地盘在树上，有时也吱吱地唱它们蛇的曲子，那声音幽抑，悠长，如洞箫之咽风。

这里的空气是鸿蒙开辟以来的清气，尚未经过市场尘埃的溷浊，也没有经过潘都兰箱中虫翅的扰乱，所以它是这样澄洁，这样新鲜，包孕着永久的和平，快乐，和庄严灿烂的将来。

林之深处，瀑布如月光般静静泻下，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朝阴夕阳，气象变化，林中的光景也是时刻不同的，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时而隐于银纱般的雾里……

流泉之畔，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那就是人类的始祖，上

帝用黄土抟成的人，地上乐园的管领者。

.....

“你又痴痴儿地想什么呢？我们进屋里去罢。”康用手在我的肩上一拍，呵！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我们依然在这红尘世界里。

世上哪有绝对的真幸福呢？我们又何妨将此地当做我们的“地上乐园”。

一切我们过去生命里的伤痕，一切时代的烦闷，一切将来世路上不可避免的苦恼，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罢，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

乌鸦，休吐你不祥之言，画眉，快奏你新婚之曲！

祝福，地上的乐园，祝福，园中的万物，祝福，这绿天深处的双影！

（《绿天》，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选自1956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增订本）

溪 水

我们携着手走进林子，溪水漾着笑涡，似乎欢迎我们的双影。这道溪流，本来温柔得像少女般可爱，但不知何时流入深林，她的身体便被囚禁在重叠的浓翠中间。

早晨时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阳微笑，夜深时不能和娟娟的月儿谈心，她的明澈莹晶的眼波，渐渐变成忧郁的深蓝色，时时凄咽着幽伤的调子，她是如何的沉闷呵！在夏天的时候。

几番秋雨之后，溪水涨了几篙；早凋的梧楸，飞尽了翠叶；黄金色的晓霞，从杈桠树隙里，深入溪中；泼靛的波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

现在，水恢复从前活泼和快乐了，一面疾忙的向前走着，一面还要和沿途遇见的落叶、枯枝……淘气。

一张小小的红叶儿，听了狡狴的西风劝告，私下离开母亲出来顽玩，走到半路上，风偷偷儿的溜走了，他便一跤跌在溪水里。

水是怎样的开心呵，她将那可怜的失路的小红叶儿，推推挤挤的

推到一个旋涡里，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圆转儿；那叶向前不得，向后不能，急得几乎哭出来；水笑嘻嘻的将手一松，他才一溜烟的逃走了。

水是这样欢喜捉弄人的，但流到坝塘边，她自己的魔难也来了。你记得么？坝下边不是有许多大石头，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边时，还是不经意的涎着脸撒娇撒痴的要求石头放行，但石头却像没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静的面孔，一点儿不理。于是水开始娇嗔起来了，拼命向石头冲突过去；冲突激烈时，浅碧的衣裳袒开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叶收放，呼吸极其急促，发出怒吼的声音来，缕缕银丝头发，四散飞起。

辟辟拍拍，温柔的巴掌，尽打在石头皱纹深陷的颊边，——她真的怒了，不是儿嬉。

谁说石头是始终顽固的呢？巴掌来得狠了，也不得不低头躲避。于是水得以安然渡过难关了。

她虽然得胜了，然而弄得异常疲倦，曳了浅碧的衣裳去时，我们还听见她继续的喘息声。

我们到这树林中来，总要到这坝塘边参观水石的争执，一坐总是一两个钟头。

小 猫

天气渐渐的冷了，不但壁上的日历，告诉我们冬天已经到来，就是院中两株瑟瑟地在朔风里打战的老树，也似乎在喊着冷呀冷呀的了。

房里的壁炉，筠在家时定然烧得旺旺的，乱冒的火头，像一群饥饿而得着食物的野兽，伸出鲜红的长舌，狂舐那里的煤块，发出哄哄的声音，煤块的爆响，就算是牺牲者微弱的呻吟罢。等到全炉的煤块，变成通红，火的怒焰，也就渐渐低下去，而室中就发生温暖了。筠有时特将电灯旋熄，和薇对坐炉前，看火里变幻的图画，火的回光，一闪一闪地在他们脸上不住地跳荡。他们往往静默地坐在炉前好久好久，有时薇轻轻地问筠道：

——你觉得适意么？筠？

——十分适意，你呢？他暗中拖过薇的手来，轻轻地握着，又不说话了。

现在薇手里拿了一本书，坐在炉边一张靠椅上，一页一页地翻着